

怕敲门

□ 华章

几年前安装的电铃早就成为聋子的耳朵。因此,有人来访,必定先按电铃,半晌无反应,就得敲门。

“咚、咚、咚”。又有人来敲门,这是第几次?屈指一算,第7次了。

“真烦!干脆把牌子摘了!”我在内屋愤愤地说。

妻子还是笑嘻嘻地出去开门,出去迎客。

说客,100%的客人,是从未谋面、第一次上门的客人。

唉,谁叫你去挂牌上市的呢?我在心里直犯嘀咕。

最近两个儿子一商量,决定要买两套房子。此决定一出,吓了我一跳。哪来这么多钱?他们,

尤其是大儿子,早就胸有成竹:“手头有点钱,不够,再贷款,再不够;把你们俩老的中套卖了,住到我这个小套来,又是底层,免得每天爬五层楼之苦。”

两个儿子,住的都是小套,尤其大儿子已成家,有了人见人爱的女儿,为将来计,住房是要调大些。加上他们那帮小兄弟们串来串去,互相出访不断,觉得住小套的快是18世纪的了,哪一个不是中套,且装潢得令人眼花缭乱……这么一攀比,心态不平衡了,萌生了买房的念头。

做老的,也真是慈,总为小的着想,“若要好,老做小”,如今不是很时髦的流行语么。

好吧,好吧,把中套卖掉,好在1994年以来按上海市售出公有住房方案购买的公有住房可提前上市出售了。

到交易市场一挂牌,头两天寂寂无声,第三天来了一个40来岁的中年人,于中午时拍门看房,转了一圈,杳无音讯。第四天,来了一老一少,里里外外看个够,“能否再便宜些?”“不行,不行,我们这里地段好,这屋的层次也好,不能再少了”。讨价还价不成,也泥牛入海。第五天,中午有人敲门;晚上躺在床上看电视的时候,又有人敲门。不

仅是查卫生似地看个够,还评头品足一番,自己倒像是站在X光透视机前,让人彻里彻外、心心肺肺都看了,心里真不是滋味。

今天忙了一天,中午也不得休息,精力不济,想早点休息。不料又有人敲门,我在里屋听着是女人的声气,见有人在,就朝楼底大呼小叫:“上来,上来啊!”一会儿,男的也上来了,一男一女,把我妻子团团围住,问这问那,我气不一处出,“把售房的牌子摘了,不卖,不卖了!”妻子听得出是一脸的和气,还是笑笑气地回答这样那样的询问。

我不管他们谈论,看我的电视,把电视机的音量放大些,再放大些。

“走好,走好”。妻子送客了。

“看来,这一家很有诚意,考虑到买后如何装修了。”客人一走,妻子进来说。

我说,好吧,好吧,快点卖掉算了,那怕价位再低些。

潜台词是:不然,这门得敲到什么时候才止啊!

再想想:这房子进入市场,就是商品,在商品市场上顾客挑挑拣拣、评头品足、货比三家是再正常不过了。

不过,我还是怕敲门。

智慧与金钱

□ 伍实

智慧与金钱的角逐由来已久。究竟谁更受人青睐呢,争论没有结果。于是,双方派出最强的选手,展开了一场比赛。

一

智慧与金钱一起跨进快活酒家。

老板把智慧引到楼下“快餐厅”,而把金钱请进楼上的包房。

智慧心境平静,并不理会。

金钱趾高气扬,举杯痛饮。

智慧凭观察的经验,得知这是一家宰客的黑店,便悄然离去。

金钱因劣质酒中毒,到第二天黎明方才苏醒。

二

新华书店里,智慧与金钱游弋在书海之中。

经理前来询问:“请问两位需要买什么书?”

金钱愤愤然:“我不需要买书,不是照样拥有那么多财富吗?”

经理笑笑说:“书本上的知识不是花钱就能买到的。”

金钱被激怒了,大言不惭地说:“我能把世界上所有的书都占为己有。这里的书我全买下了!”

当夜的一场大火,把金钱买的书烧成了灰烬。

智慧对金钱说:“老兄,你的财富灰飞烟灭了,我的财富却安然无恙。”

三

山崩地裂,一片瓦

砾。

智慧和金钱都被困在危房中。

智慧用双手搬开砖石,很快来到屋外的安全地带。

金钱背着几只装满珠宝的大箱子,无法从门洞中走出来。

一阵余震,坍塌的梁柱压在了箱子上,金钱眼前一片昏黑……

四

电视台举行大奖赛。

智慧和金钱被邀为评委,并给获奖者颁奖。

主持人要求评委在颁奖时发表简短的讲话,并预先为他们准备了发言稿。

不巧,主持人把两个人的发言稿弄颠倒了。

颁奖时,主持人先请金钱讲话。

金钱从口袋里掏出纸条照读不误:“飞鸟的鸟翼上系上了黄金,怎么也飞不高了。……”

台下掌声。

金钱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五

旅途劳顿,智慧和金钱都患了重感冒,需要观察治疗。

医生问道:“现在只有一张病床,你们谁先治呢?”

智慧说:“我可以利用针灸自己治疗,不必占病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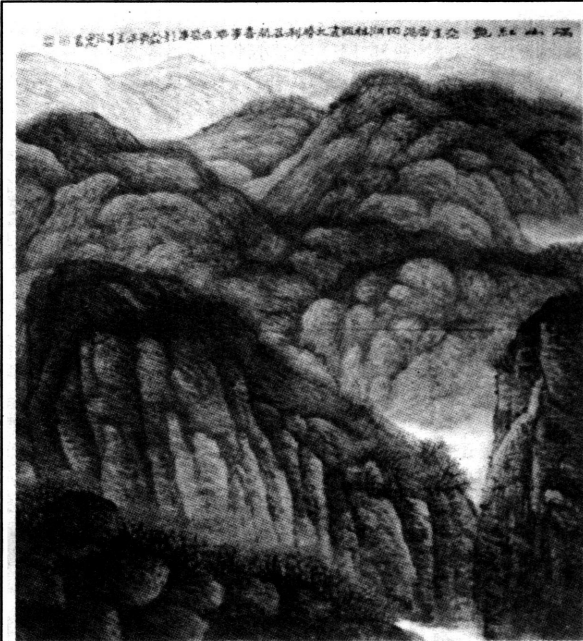
金钱忙说:“我来住吧,不管多高价格,我都付得出,不过要请专家来治。”

医生对金钱说:“很抱歉,今天是双休日,本院没有专家门诊。”

金钱愕然。

在金钱的再三请求下,医院请来智慧的同学为金钱治好了病。

出院时,金钱若有所悟。



山峦秋色(中国画) 张宙光

向古老致敬

□ 赖云青

屋外,狂风怒号,骤雨发疯般地敲打着窗玻璃。“天外黑风吹海立”,11号台风卷地来。站在窗前,跳珠白雨哗哗地冲着鼻子袭来,我不禁倒退了几步。瞧那楼下已是汪洋一片,大树倒地,盘根错节尽浸在污泥浊水里。还听说,一夜间嘉定区内有400棵大树被连根拔起。这就令我担心起外冈钱家祠堂门前的

两棵五百高龄的银杏来了!

幸好第二天台风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我便跨上“轻骑”,顶风冒雨直奔外冈而去。家里人奇怪了:上海古树名木千千万,为何对这两株独钟情?那是因为近来区里要出一本1998年的“江南文化古城嘉定”的挂历,由嘉定的画家作画,嘉定的作家撰辞,嘉定的书法

家书写的地地道道的“嘉定牌”挂历。我有幸参与撰辞工作,分到撰写州桥老街与外冈钱家祠的任务。对这钱家祠,我很陌生,只听说祠前那两棵白果,是明朝成化年间的遗物,为我市重点保护名木,对之心仪已久,今日即使下车,也要前往探望的。

车入外冈老街,向西一望,在那练祁河畔的石驳岸上,果然顶天立地屹立着两棵擎天巨木,正与狂风暴雨搏斗着。来到树下,仰视八、九层楼高的树冠,在风雨中摇曳,哗哗作响,声如万顷松涛!西边那株,顶上有八个枯枝被大风折断,吊荡在繁枝密叶间,恋恋不舍母体。而其他枝叶,风洗雨浴后更加郁郁苍苍。我禁不住张开双臂直奔过去抱住它那深裂粗糙疤痕累累的树干。他太粗大了,像我这样的小矮人,要四个人才能合抱过来。这是雄株,几百年来从未结过一粒白果。

树大招风,可是这对根深干粗枝壮的夫妇老树,并不把12级台风放在眼里,有着任凭风雨虐,我自岿然不动的非凡气概!他们仿佛是两位笑对人生的世纪老人,令人油然而生敬意,会情不自禁地向他们折腰了。

这一带的老乡说,“先有这对白果树,后建钱家祠”,的确如此。钱家祠堂建于清乾隆26年(公元1761年),这时候,两棵白果已300多岁了,祠前有这一对公孙夫妇作侍卫,自然气度不凡,而比放两只石狮在门口恢弘得多了!再说,每当暑天赤日炎炎时,那遮天蔽日的绿荫,可给整族人以荫凉;而银杏又是落叶乔木,秋风起处黄叶如蝴蝶般飞舞,几番严霜之后,剩下光秃的枝桠直指蓝天,老奶奶在树下纳鞋底纺纱织布,黄毛孩子围着大树办家家,全能沐浴着金色的阳光。他俩晓得人们的需要!

雨已停,风仍呼啸。站在钱家祠堂前,面对古老巨树与一湾碧水,千畝稻浪棉波奔来眼底,我仿佛张望着被大风掀起的嘉定历史的一角,心头涌起一种崇高的美感。

望仙桥的传说

□ 汤克友

现今洋溢着现代气息的望新镇老街上,还完好地保存着一座古老而又充满神奇色彩的望仙桥。关于此桥何以取名“望仙桥”,有这样一段神奇的传说:

有年初夏,遇到早黄梅,一连下了半个多月的暴雨,不少人家只得拖儿带女,出外逃荒。

有一户姓许的渔民,他以小网船为家,一年四季飘泊在江河上。往常,他凭着一双勤劳的手,起早贪黑,撒网,排箭,捕到了鱼虾,到这石拱桥上来设摊叫卖,卖

掉了鱼虾,买回来面油盐、赡养年迈的父母,抚育年幼的儿女。这次大水灾,虽说水涨船高,小许不怕受没顶之灾,可是捕到了鱼虾,摊在石拱桥上,无人问津。

这天,小许又挑了两桶鲜鱼虾,早早来到石拱桥上。从清早守候到傍晚,连个人影也没有。原来鲜活蹦跳的鱼虾,一条条都肚子仰天热死了。好不容易盼来了几位顾客,他们看看这些肚子仰天的死鱼,一个个都摇摇头走了。

正在这时,从西桥堍上来一位白胡子老大爷,只见他衣衫槛褛,右手拄着拐杖,左手持着一只破竹篮,篮里搁着一只缺了个口子的破碗,显然是个要饭的。老人蹒跚地走到小许鱼摊前,指着鱼说:“我要买鱼。”小许说:“对不起,老大爷,这鱼已经死了,都变质了,不能卖了。”老人打量了一下小许,笑着说:“小伙子,你很诚实,心肠好,我来帮你把这些鱼救活过来。”说着,他把破碗里的剩米饭粒倒入鱼桶,又随用手拐杖在桶里搅拌了几下,这些死鱼也跟着漩涡转了起来,转着转着,这些死鱼真的又鲜活蹦跳起来了。小许一下子惊呆了。他高兴地双手抓起几条大鱼,放入老大爷篮子,感激地说:“老大爷,谢谢您,这几条就送给您了。”老人摆摆手说:“不行,不行,你

要养家糊口的,我怎么能白拿你的?”说着,他哆哆嗦地从破衣袋中掏出钱来,付了鱼钱,仍旧右手拄着拐杖,左手拎着篮子,从东桥堍踉踉跄跄地下了桥。

小许想,这老大爷真有点奇怪,他碗里的米饭粒怎么这样神奇,能让死鱼回生,莫非是仙丹灵药?等他醒过神来,想再找老大爷请教时,这白胡子老人早已无影无踪了。

于是,人们一下子就传开了。说小许福星高照,额头碰着了天花板。遇上了白胡子仙翁了。他的两桶鱼,也一下子成了仙鱼了,被抢购一空。连桶里的水也被看作是仙水,被大家舀了个精光。

从此以后,小许每天上桥卖鱼,总盼望着白胡子老人再次降临。他早也望,晚也望,望着望着,自己渐渐变成了桥栏上的一根石柱。这石拱桥从此就叫作“望仙桥”。



汇龙潭

本版责任编辑 陆奕绎



舞 (行草)

杨思德书